



紫檀·著

名画物语

UT PICTURA POESIS

马奈的红粉佳人 劳伦斯的情色画
几桩震惊世界的名画盗窃案 名画里的天文密码
《尤利西斯》初版风波 悲情挪威国家美术馆
枫丹白露宫的“中国博物馆” 赤裸年代的疯狂 千年一把风流扇
裸读者 油画里那些读书的裸女 达达是只什么鸟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紫檀·著

名画物语

画中的身影、面容和眼神超越了时空，
焕发着持之以恒的生机勃勃。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画物语/紫檀著.

(紫檀作品系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136 - 1999 - 8

I. ①名… II. ①紫…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348 号

责任编辑 吴航斌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巢新强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1999 - 8/I · 85

定 价 32.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都市修行者・紫檀作品・名画物語

>>>第一篇·名画·画家

- 003 魂断塔希提
- 009 一个家族的沉浮
- 016 三个关键词:美男子,双性恋,杀人犯
- 022 专为妓女作画的画家
- 027 马奈的红粉佳人
- 038 罗塞蒂和他的三个模特
- 044 劳伦斯的情色画
- 049 失窃的毕加索
- 056 几桩震惊世界的名画盗窃案
- 066 油画里那些读书的裸女

>>>第二篇·画中人·画中事

- 073 世界上最贵的肖像
- 080 “色情”画里的露乳女人
- 085 “达达”是只什么鸟
- 093 色情涂鸦的前世今生
- 098 名画里的天文密码
- 104 妙手丹青画春宫
- 109 西斯廷教堂的天顶湿壁画
- 114 《尤利西斯》初版风波

名画物语·目录

▶▶▶第三篇·艺术馆·收藏馆

- 125 悲情挪威国家美术馆
- 131 佩姬美术馆：一个女人的精彩
- 136 枫丹白露宫的“中国博物馆”
- 141 神秘的华莱士典藏博物馆
- 146 美国国家美术馆：你是唯一
- 151 命运多舛的塞尔托瑞斯基王子博物馆
- 156 高处不胜寒的橘园艺术馆
- 161 皇家莫瑞泰斯美术馆

▶▶▶第四篇·名画风月

- 169 日本的“安浓女孩”
- 174 皮草里的情色密码
- 178 哈佛女生的情色功课
- 183 赤裸年代的疯狂
- 188 二战时期美国的“胜利女孩”
- 192 千年一把风流扇
- 197 粉红的花蕊文身
- 201 没有牛仔裤的人请举手
- 205 赤裸海滩：天堂 OR 地狱
- 209 东南亚古寺里的“色情”雕像
- 214 裸读者

- 219 编后记



▶▶▶ 第一篇

名画·画家



魂断塔希提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陶艺家及版画家, 与塞尚、梵高合称后印象派三杰。

在整个欧洲对自己辉煌艺术成就越来越自恋的情况下, 1891年3月5日, 高更从马赛出发, 独身一人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他在海上航行了六十三天, 6月9日下船的时候, 身体非常不适, 登岸许久, 依然感觉到波涛的起伏。其实, 离开法国、离开欧洲是保罗·高更(Paul Gauguin)梦寐以求的理想, 这种念头从1887年就有, 只不过没有选好特别合适的落脚点而已。对于久困欧洲绘画艺术殿堂的画家们而言, 数十年重复前人的画技和风格, 一成不变地沉醉在大师创造的繁华, 这让追求创新的画师感到羞愧, 高更就是其中一位。在学习绘画之前, 高更已经是巴黎证券交易所名声很响的经纪人, 收入丰厚, 家庭和美, 过着中产阶级悠闲自得的生活。

1883年夏天, 高更辞去交易所的职务, 专心作画, 当时, 他已是三个孩子的

父亲,第四个孩子将在年底呱呱坠地,痴迷绘画的他毅然抛弃家庭和妻子,同凡高一起去法国南部乡村写生,在那里他画出了生命中的第一幅作品《雅各与天使的搏斗》,也称《布道后的幻想》。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在展厅里见到一个塔希提岛的棚屋,几个塔希提人在里面制作并销售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35岁的高更一见钟情地喜欢上其中一个混血女孩,并通过一个好友与这个女人约会,那天夜里,他对塔希提女人开始着魔。

事实上,高更和凡高一样,内心渴望逃避现代文明的窒息,崇尚自然和人性的潜在意识促使他抛弃欧洲文明中令人不满的部分,他要寻求另类文明带来的崭新刺激,不仅仅局限于刺激绘画创作,更重要的是刺激日渐枯萎的性欲。于是,欧洲大陆尚在春寒料峭的季节,高更跟着第一艘远航的邮轮来到塔希提岛,后人尊称他为“十九世纪欧洲漫长的异国情调史上一个马前卒”,因为他肩负着欧洲殖民主义对荒蛮国度进行文化驯服的重任。

对高更而言,更多有关塔希提岛风情的描述,来自布干维尔(Bougainville)1771年的著作《环球之旅》。书里说,这位航海家的两艘船刚在塔希提岛靠岸,立即被独木舟团团围住,一个少女在男人的帮助下登上大船的甲板,“她在那里毫不在意地让遮盖她的围巾掉落下来,就像维纳斯把自己展现给弗里吉亚的牧羊人那样,她有着维纳斯同样天仙般的体形”。塔希提岛在遥远的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府帕皮提就在这个岛上,该岛处于西经149度,南纬17度,1862年到1866年,第一位前来垦荒的爱尔兰人威廉·斯图尔德,从中国分三批先后招来1072名擅长种植棉花的客家人在此做劳工,这些中国人为塔希提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逐渐与当地土著交融,形成塔希提岛一个特殊的移民民族。高更在这个岛上前后两次居住时间长达十年,他的生活用品基本购自于华人商店。

善于寻花眠柳的高更很快在岛上找到了第一个情人蒂蒂,这是一个具有四分之一白人血统的毛利女孩,和岛上大部分混血女郎一样,蒂蒂向往欧洲,向往纸醉金迷的生活,强烈的目的性促使她专门结交来自欧洲的上流男人,高更对她的评价很客观:“做一位有钱有势男人的女伴,她感到自豪……她的爱情,比起一个妓女的殷勤来,分量大不了许多。”话是这样说,事实上,蒂蒂很让高更着

迷,因为她是岛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会说英语的女人之一,这让本来就拙于言语交往的高更喜出望外。

蒂蒂也很会打扮自己,和那些只在腰间缠一条遮羞布的女孩子相比,她戴一顶甘蔗纤维编成的小帽,帽子上缀满白色的贝壳,用一串花环环绕在前胸,芬芳的花朵比她的乳房还要美丽。她经常把一头长发洗得油黑乌亮,半湿半干的时候走过来依偎在高更身上,高更喜欢湿漉漉的感觉,湿软的发丝掠过他的脸颊,散发着薰衣草的清香。在这样的旖旎风情刺激下,高更性欲高涨,他曾经用整整一周的时间带着蒂蒂住到一座偏僻的小岛上,租下一间草房,“调情之外还是调情,做爱之外还是做爱”。那正是法国女人提倡束胸和紧身胸衣的年代,整个欧洲都能听见茜茜公主娇滴滴的“嬷嬷,再帮我束紧一点儿”的声音,塔希提女孩儿敞开的胸脯自然让高更迷恋不已。

塔希提的放纵生活没有让高更放弃绘画,相反,他从无法克制的纵欲中得到很多灵感。有时候灵感来自于情人的一串挂链,有时候来自于毛利人的一个侧影,甚至土著人的国王去世,长长的送葬队伍都成了他画笔下的素材,瓦伊图阿公主就是在那场葬礼上认识的——送葬回来的路上,人们很快就忘记了忧伤,塔希提人就是这样,悲喜交集转换很快,没有什么能让他们长久沉湎在一种情绪里。

在法乌度阿河边,有两个年轻的女人躲到大石后面撩起裙子,蹲在清冽的河水里洗濯大腿和屁股或者其他什么隐秘部位,高更在灌木丛里偷窥,他看见她们洗濯的每一个步骤,甚至看清她们乳头上缀着的彩色贝壳。洗好以后,两个女人忘不了做一个梔子花的花环顶在头上,她们笑着说:“伊台耶——内伊——呃——美亚——”互相用手掌把花香扇给对方闻:“Noa Noa(香啊,香啊)。”其中一个就是公主瓦伊图阿——去世国王包马雷的侄女。

高更一个人待在马达伊埃亚县城的那几天,公主来看他,进屋的时候,高更只围着一条又窄又薄的塔希提缠腰带午睡,公主一反常态,穿了一身欧洲女人的黑色衣裙,光着脚丫,耳朵边戴一朵鲜花。两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她起身倒酒的时候,高更眼前一亮:“她那细薄而透亮的衣裙,这时绷得紧紧的。特别是胸部,那两个大奶头,好家伙,简直能经得住所有的人。”但是高更并不喜欢

这位高贵的公主，因为“公主长得太丑了，但愿她别坐到我的床上”。

可是，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过后，瓦伊图阿坐在高更身边，并且躺了下来，一边抽烟，一边用赤裸的脚丫抓弄床帮。她结结巴巴地说：“高更，你是个美男子。”坦率地盯着他，眨都不眨，红艳艳的嘴唇既厚实又性感，仿佛要舔到高更脸上。就在高更情欲勃发的刹那间，公主突然站起身：“我走了，再不走要做出蠢事来的。”于是两人在门口话别，走出很远了，公主回头喊道：“哟呀——奥拉——纳，高更！（再见，高更！）”。

1883年秋天来了，岛上台风大作。在这人迹罕至的岛上，许多被法国政府派来担任管理职位的法国人，都以种种借口离开了，高更却感到了“孤独的幸福”。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一股稳定祥和的力量逐渐侵入我的身体，欧洲的紧张生活早已远去，明天、后天乃至未来的永永远远，这儿都会永恒不变的存在吧！”实际上，高更希望的“永永远远”是岛上那些原始女人，他用艺术家的虔诚描绘她们的健康粗鲁，他随时随地和她们中的一个在椰树下媾合，把她们纯朴壮实的肉体反映到画布上来，他透过椰风蕉雨，涂抹她们金色的皮肤和腼腆的笑容，这座岛和岛上毫无遮掩的女人成为他现代文明之外的天然模特。

其实，岛上许多人都在注意这个背着画夹到处漫游的家伙，他们关心他的画儿，经常坐在他身后看他调色彩，并不时的告诉他哪里有更美丽的女人和更迷人的悬崖。有一天，一个从未和高更说过话的女人来到他的画室，对那幅《奥林帕斯女神》特别感兴趣，在她注视这幅画的时候，高更发现她身上有“非常突出而纯粹的塔希提风韵”，高更迅速拿起画笔，想画下她“高深莫测的笑意”。可是她却恼怒地喊了声“阿依达（不）”之后跑掉了，就在高更怅惘若失的时候，女人又悄悄回来了，之前赤身露体，现在则穿上一条连衣裙——她不知道高更要什么。

台风刮过以后，蒂蒂到小岛来，说她爱上一个有钱有势的官员，准备去首府帕皮提过豪华生活。高更知道留不住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大凡受到欧洲风气影响至深的女孩子都会这样，这也正是高更厌倦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更索性在人烟稀少的县城定居下来，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最后竟然白腕光光地和男人们下河捕鱼，上山伐树。当然，他更喜欢看他们在沙滩上野合，他仔细观察女人的姿势和扭动的身体，“她们做爱时肌肉的张力和散发出来的激情是巴黎女

人所没有的,那是一种让人窒息的勾引和摇荡”。每每这个时候,高更要么画素描,要么就在一边自慰。有一次,他见到一个裸体少女站在流泉下面,双手张开扶住石崖,仰侧身子,张嘴接水喝。喝过后,少女双手捧水,轻轻浇到乳房上,让泉水流下来。高更为少女的曼妙姿势激动不已,他凭着记忆画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油画《帕拍—毛埃》(Pape Moe)。

几个月之后,高更骑着一匹借来的小马,沿着没有欧洲人涉足的东海岸旅行,在法阿奥内,他娶了13岁的塔希提妻子苔拉。仪式很简单,只有以下几句对话:

高更问新娘:“你不怕我吗?”

苔拉:“阿依达(不)。”

高更:“你愿意到我的茅屋去住,永远住下去吗?”

苔拉:“唉(是)。”

高更:“你生过病吗?”

苔拉:“阿依达(不)。”

仪式结束后,高更请苔拉一家人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饭后带着小小的新娘回到马达伊埃亚。高更在日记里写道:“妻子不爱多说话,气质有些忧郁,神情里总带着嘲讽的意味。”43岁的高更“回到了童年”,他在巨大的年龄差异面前,找到一个借口来安慰自己——他说是在做一个试验,用自己做试验品,通过与塔希提姑娘的结合,找到大洋洲人的灵魂与拉丁民族,特别是与法兰西人的灵魂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可是一个星期之后,高更就食言了,他迫不及待地爬到苔拉身上,完全是生理上的原因:“在夜间,苔拉金黄的皮肤上泛起一道一道的闪光。”结婚的第八天,苔拉按照塔希提人的惯例回娘家省亲,高更坐卧不安,唯恐苔拉一去不回,每个晚上他都睡在苔拉的小床上,嗅着她的体味,想象她幼小的躯体在自己怀里尽情地舒展——“快点回来,我来自天国的夏娃!”

和苔拉在一起的生活,让高更重新找回了绘画的激情和冲动,他的许多画作都有苔拉的影子,比如《沉思中的女人》《永远不再》《塔希提的夏娃》和《月亮和大地》等等。高更最色情的油画《乳房和红花》中比衬红色花瓣的极致乳房,就是仿照苔拉真实胸部画的。那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找到苔拉之前,高更

塔希提上的作品人物的双手大都在身体下面，娶了苔拉之后，画作中人物的双手绝大部分充满活力的举在身体上方！这也许就是弗洛伊德说的“性冲动导致阳物勃起”的自然反应吧。事实上，高更经常在苔拉裸睡的时候悄悄画她，即使她醒过来也会叫她继续假寐。画完之后，高更兴高采烈地脱光衣服，在苔拉身上边嗅边笑，1892 年的高更一定得意极了。

夏天是塔希提捕捞金枪鱼的季节，高更和渔民一起出海，到一个叫“鱼坑”的地方钓鱼。那天高更手气不错，一口气钓上来十多条大金枪鱼，可是他每钓上来一条，大家就笑一次。在高更的再三追问下，别人告诉他，按照毛利人的说法，渔钩挂住鱼下颏，说明家里的女人和人私通。可是事实是，苔拉好好在家等候高更归来，面对高更的疑问和误解，苔拉很难过，她脱掉衣服，赤身站在院子里对天祷告：“救救我吧，我生活在黑夜中，神灵的夜已降临——”祈祷完毕，苔拉流着泪走到高更身前：“打我吧，狠狠地打！要不，你的怒气平息不下去，会生病的。”

秋风再起的时候，高更回了法国。苔拉早已哭得精疲力竭，她坐在码头上，双脚垂在水里轻轻唱歌：“南方来的微风啊，东方来的轻风，你们交汇在我头顶。请你们不要再耽搁，快些动身去寻找，寻找把我丢下的那个男人，请你们告诉他，看见过我，看见过泪流满面的我……”

这样深情款款的歌声，让高更听着难过。1895 年，高更第二次来到塔希提，再也没有离开过。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放纵着才华和情色，塔希提是天堂更是地狱。1903 年，高更染上了梅毒，那一年的 5 月 8 日，他死在阿图阿纳。



一个家族的沉浮

第一次见到油画《彼得·克诺尔一家》是2004年元旦。那天,《伦勃朗与黄金时代——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珍藏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我有幸成为第一批观众。说来很怪,整个展览看下来,吸引我的不是17世纪荷兰“黄金一代”画家的代表人物海尔斯特(Van de Helst)、布雷克伦卡姆(Van Brekeienkam),不是静物画家范·贝耶伦(Van Beyeren)、米基农(Abraham Mignon),不是乡村画家德卡佩勒(de Cappelle)、威廉·谢林克斯(Willem Schellinks),也不是伟大的伦勃朗,而是名不见经传的雅各布·扬茨·库伊曼(Jacob Jansz Coeman)。在此之前,我既不知晓雅各布其人,也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作品。

《彼得·克诺尔一家》(Pieter Cnoll and his Family)是一幅布面油画,画面共有六个人物:衣着华贵的克诺尔夫夫妇站在前景,他们的两个女儿一坐一站,暗影里两个肤色黝黑的仆人,女仆端着果盘、茶盏,男仆扛着一面遮阳伞盖,左手偷偷捏起一颗枇杷。这幅油画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富足、安逸、静谧,仔细端详后,很快就有了第二感觉——人物的身体比例严重失真,位于画面中央位置的彼得·克

诺尔先生双脚尺码、小腿长度,以及被黑色外套遮住的躯干都明显不符合透视法比例,整个人看起来上重下轻,脚下无根。更令我惊奇的是,克诺尔夫人与两个女儿竟然都是东方面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油画背后隐含着多少故事?

公司的孩子

16 世纪的荷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二是成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学术中心。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两场变革,这个偏居欧洲一隅、“由沼泽、草地、水浸地和庄稼地”组成的低地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在 17 世纪快速崛起。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坦承:“虽然我们的国家位于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之间,但它与这些国家截然不同,其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所以它是欧洲的例外,它不符合欧洲的普遍规律。”

荷兰崛起的硕果之一,是取得了“大航海时代”的霸主地位,而最能体现这一霸主地位的标志就是成立于 1602 年 3 月 20 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这个世界上第一家发行股票的跨国公司,既肩负民间贸易职责,也兼具很多国家职能,比如移民、战争、铸币、拓展疆土等等。1619 年,在第一任殖民总督杨·皮特松·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的带领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远征军经过与葡萄牙人的两次血战,取得了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权,并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Batavia)建立起“荷属东印度群岛”总部,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

很快,以巴达维亚为基地,东印度公司的触角开始四处扩张,他们先后在日本的平户、中国的台湾、斯里兰卡的加勒以及高丽的釜山等 14 座城市设立贸易据点,开展名不符实的跨国贸易。“日本荷兰商馆”设在平户城外长崎湾的出岛(Deshima)上,首任馆长科尼利斯·范·尼恩鲁德(Cornelis Van Ninroad)大有来头,他与东印度公司首任总督科恩同为荷兰台夫特(Delft)同乡,自幼学习珠宝鉴定,立志成为荷兰最大的珠宝商,但命运却把他抛在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从事既

枯燥又危险的海上贸易。

1622年,尼恩鲁德“娶”了两个日本女孩,她们各自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赫斯特(Hearst)和柯妮莉亚(Cornelia)。1633年1月19日,尼恩鲁德因中风突然去世,留下高达“两万三千荷兰盾”的巨额遗产,这在当时足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经过长达四年的争执,日本与东印度公司达成协议:赫斯特和柯妮莉亚被“东印度公司”以“公司孩子”(Anak Kompenie)的名义接到巴达维亚,她们的母亲则被永远留在日本。

赫斯特姐妹于1637年12月初来到巴达维亚,当时赫斯特十岁、柯妮莉亚八岁,虽然被寄养在公司的孤儿院,却因巨额财富继承人身份备受尊崇。外界的过度尊崇以及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两姐妹养成了高傲、固执的性格,她们不屑接触社会底层,交际圈极为狭窄,以致很大年龄才寻到如意郎君。

1652年,23岁的柯妮莉亚终于出嫁,这在女人十五六岁就嫁作他人妇的17世纪,几乎成为巴达维亚的一个笑柄。新郎彼得·克诺尔(Pieter Cnoll)来自阿姆斯特丹,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商人,他五年来到巴达维亚,从“巴达维亚城堡”最基础的杂务做起,然后担任会计事务所助理、账簿登录员、高级商业交易员。事实上,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规定,公司高级职员去世后,他们与外邦女子生育的子嗣只有达到法定年龄方可继承遗产,如果继承人是女性,则必须与荷兰籍男人结婚,才享有遗产继承权。也就是说,柯妮莉亚只有嫁给荷兰男人,才能与姐姐赫斯特一起平分她父亲的遗产。

婚后九个月,柯妮莉亚生下第一个女儿凯瑟琳娜(Catharina),两年后第二个女儿海斯特尔(Hester)降生,接下来的17年里,柯妮莉亚还生下了其他9个孩子,但最后只有唯一的男孩克尼利斯(Cornelis)活到成年。在17世纪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不只儿童成活率低得可怜,成年人的平均寿命也非常低,今天几粒药片就能治愈的常见病,当年却是不治之症,一场流感或者伤寒就能摧毁一座城市。

画中的一家

有了妻子带过来的一笔庞大财富,名不见经传的彼得·克诺尔先生迅速窜